



小善大爱

晚晴

◎许孝涌

退休后想去报名当志愿者，可是总以年岁大了为由遭到拒绝，我只有寻找机会助人为乐——大的做不了，就做小的吧。

问人间，快乐是什么？周游世界，转眼就回；山珍海味，穿肠而过；豪宅金山，反成累赘；只有当别人有难时，能伸手帮助，并能帮助成功，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！

从教师岗位退休以后，我看到社会上有不少学生需要心理辅导，我一边研究琢磨，一边为他们义务心理辅导，看着他们经过辅导后有所进步、有所转变，心里无比欢乐。十几年来，经我辅导过的学生就将近一千个，它带给我无限的欢乐。

近几年，我对自己作出要求：每日行一小善，每月行一大善。最难完成的是每日行一小善。我只有时时刻刻注意身边的人和事，寻觅行善的机会。

一天我游慈湖归来，公交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高中生，我问他：“今天不是双休日，你怎么不去上课？”他说：“我找了个理由请假回家。”“那你功课落下了怎么办？”“下午是数学课，反正听不懂，上与不上一个样！”通过交谈知道，这位学生初中时其他成绩尚可，独有数学基础较差，进了高中后就想努力把数学赶上去，可是这次期中考试却得了全班倒数第二。数学课像听天书，解数学题好比爬太白山，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，老师训斥，家长谩骂，高中读不下去了。

我望着一脸无奈的高中生，仔细观察一下，轻松地对他说：“小刘同学，我观察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现在又长大了，过去初中时很难理解的东西，现在容易理解了。”小刘疑问道：“既然我不笨，理解力也强了，我的数学怎会越来越差？”“我认为有两个原因：一个是你信心不足、导致缺乏毅力；另一个是你的学习方法不对。”于是我用自己的事例鼓起他的信心，并告诉他正确学习数学的方法。公交车到站，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。期末考试后小刘来电高兴地告诉我，用了我的方法，数学成绩上去了。

我经常到图书馆看报刊杂志，一天看到大厅里坐着一个小伙子，既不看报，又不看书，却无聊地呆坐着。我也随便坐到他旁边的椅子上，不知不觉两人攀谈起来。原来小洪是湖北人，想到宁波来闯天下，谁料东做西做都不如意，不是太苦就是工资低，两年来所挣工资连自己生活也急迫，更不用说寄钱回家，想起当年离家时的雄心壮志，现在却无脸回家见爹娘，心中十分迷茫，怎么办？

我见他一副萎靡的样子，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：美国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，无父无母又无钱，一天他流浪到纽约，他面对蔚蓝色的天空立下了誓言：“我以后一定要驾驶自己的飞机在纽约上空绕城翱翔！”从此他含辛茹苦，打过许多苦工，由于他工作中任劳任怨，刻苦钻研，最后终于成就了大业，实现了自己的誓言。小洪专心倾听，问我：“老先生，你看我该怎么办？”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你首先要树立大志向，‘志向多大，你今后的舞台就多大！’然后你要不怕苦不怕工资低，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只要你努力了，一定会成功的！”小洪听了，双手作揖：“谢谢老先生的教诲！”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图书馆，我望着逐渐远去的身影，非常高兴，有戏了。

新火车站、中巴站和临时南站位置偏僻，街上经常遇到问路的。原来我也不清楚，常回答不出，看到他们着急的样子，这不是行小善的好机会吗？于是我专门到这三个地方去认真考察，乘哪些公交车能到火车站，如步行怎样走才最近；到哪些地方要到中巴站或是临时南站，到中巴站或是临时南站该如何乘公交车？通过考察做到心中有数，此后遇到问路都能选择较好答案回答。

可是经常碰到路盲，我怎么说，他们都听不明白，我就索性陪着他们一直走到明显的路标为止。有一天晚上，一对夫妻背着、提着许多行李，不断向路人询问如何去临时南站，路人不是摇摇头说不知就是乱回答，害得他俩拿着许多行李瞎转圈，我看着他俩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，赶快帮他俩一起拿着行李赶往500多米外的510路公交车站，还指着站牌，告诉他们乘四站就到了临时南站，我一直看着他俩上了车才回来。我没有吃过鲍鱼，但我此时的心情比吃鲍鱼还高兴。牡丹花大而鲜艳，令人赏心悦目，但桂花虽细小，却能给人留有余香。上善若水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，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。

雏鸟之死

观察者

◎仇赤斌

晚饭后在小区里散步，夕阳正好，蓝天白云也甚是迷人。旁边的梅子成熟了，绿莹莹的草地上有很多刚掉落的杏黄色的梅子。鸟儿在树间鸣叫，闻着水池旁淡淡的睡莲香气，顿时精神一振。想到唐朝诗人梁锺的《闻百舌鸟》两句很是应景：“百舌闻他郡，间关媚物华。”

突然在梅树旁的道路侧石旁边，看到一只鸟儿。我蹲下来，是乌鸫的雏鸟，嘴角还是稚嫩的黄色，应该是今年刚孵化的小鸟，可惜已经死去了。但时间不长，因为还有余温。在这里容易被车辆碾压，我把它放入树丛时，发现雏鸟的腹部有个伤口，很深，是致命伤，像是弹弓之类的“凶器”所为，应该是成年人的“杰作”，儿童没这么大的力量。杀死后没有拿走，看来“凶手”不是为了吃，仅仅是为了取乐！自然界弱肉强食本是生存法则，无可非议，但人类仅仅为了炫耀和取乐，就夺去其他动物的生命，实可见人性的残忍和自私。同住一个小区，我为有这样的邻居而不齿。

乌鸫喜欢和人类亲近，成鸟离人十米也不会害怕，有时还喜欢筑巢在人类阳台的花盆里。雏鸟离人更近，它们还不太会飞，常在树枝和草地上跳跃着，似乎伸手就能抓到。我曾经用手机拍到过一只雏鸟，平日里是只能用单反相机的长镜头才能拍到的。“凶手”就是利用乌鸫雏鸟和人亲近、不太会飞的特性，才得手的。利用信任，下以毒手，也是人性之恶。

薤菜

随想曲

◎顾常平

“薤”(xiè)这个字不好认，也不好读。最早接触到它，是在三十多年前，在乐府诗的一首挽歌《薤露》里：“薤上露，何易晞。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。”诗很短，却深叹着人生的短暂。《薤露》与《蒿里》并称，据说《薤露》送王公贵人，《蒿里》送士大夫庶人，所以《蒿里》的内容比《薤露》要通俗易懂些：“蒿里谁家地，聚敛魂魄无贤愚，鬼伯一何相催促，人命不得少踟蹰。”换成大白话，其实就是“阎王三更要你死，谁敢留你到天明”，有一种人生无常的悲观在里面。

但那时年轻，《薤露》读过也就读过了，没留下什么特别深的印象，且那时“薤”字是靠了一本小小的《新华字典》才勉强认识的。年轻的时候，总是偏爱《迢迢牵牛》之类的爱情诗。

今年暑假，从宁波高教园区图书馆里借了好几本汪曾祺先生的书，其中有一本《人间滋味》。汪曾祺先生是我深爱着的作家，是大学起就爱着的。大学时读完他的《受戒》简直像中了魔似的，有好长一段时光我一直想着自己也能遇着一个爱捋着荸荠叶“哗哗地响”着玩的姑娘，像小英子一样。成家后，我偏爱于汪曾祺先生饮食类的作品，因为那时，我正学着做菜，而汪曾祺先生总是在他的作品里，娓娓自得地道着做菜的方法与心得。

这次看的《人间滋味》里的文章，好多也是早就看过了的，如《葵·薤》、《韭菜花》。暑假里一个人在家重温着它们，不但不觉着腻，反有老友重逢的感觉。

我是读了汪曾祺先生的《葵·薤》后，才算真正把

乌鸫是宁波的留鸟，我在单位大院、小区里都见过它们的身影。杂食，主要食物是昆虫、蚯蚓、种子和浆果。鸟巢通常在小区大树的树顶，常常可见在果树上吃果子，比如樱桃、梅子、杏。或是在草坪上找虫子，不像乌鸦和八哥有时还在垃圾堆里捡食吃。

“晓星寥落春云低，初闻百舌间关啼。”——它们凌晨即鸣，歌声嘹亮动听。“人春解作千般语，拂曙能先百鸟啼。”这是王维《题百舌鸟》中的诗句。“百舌”即乌鸫，善鸣，其声多变化，能效百鸟之鸣，故名“百舌”。雄性乌鸫的眼圈和喙是靓丽的黄色，全身其他部位是黑色，这是它们的标志。雌性和初生的乌鸫没有黄色的眼圈，但羽色和喙颜色要比雄鸟浅，为褐色。是谁对这样可爱的鸟儿下的毒手？

一些小动物保护组织会去阻拦运输菜狗的货车，要求将其放生。也会对虐猫事件大加指责，在网络中肆意炒作。但似乎对残杀鸟类的行为无动于衷，很多人在饭店里看到有野生鸟类会点这道菜。在一些乡间山边鸟多的地方，常常有很多捕鸟的网，他们是为了卖钱。网上有时挂着死去的鸟儿，有的还是珍稀鸟类。我看到后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律毁掉网具，不管这网具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设置的。

东侧有一只乌鸫成鸟跳动着、叫唤着，声音甚是凄惨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，死去的雏鸟是它的孩子吗？

人类如果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，在毁掉其他生物的最后，毁掉的将会是自己。

《薤露》读懂了的。是汪曾祺先生在《葵·薤》里告诉我，“薤”即是藟(jiào)头。

我大学毕业后，一直在鄞东咸祥镇工作。咸祥是有藟头菜种着的。每年的春天，田头多处可见藟头菜与韭菜，都一畦一畦精精神神的。春天的藟头叶正嫩，可以炒着食。我的舅嫂做的藟叶炒洋芋，吃过后就很难忘记。藟叶的味与韭菜很有几分相似，但比韭菜要有嚼劲。藟叶的形与韭菜的叶也很相似，只比韭菜叶要细一些。藟头叶没有割着来的，它需连根拔来吃。而韭菜却可一茬接一茬地割，所以种藟头的大多舍不得多拔藟头吃叶，因为藟头主要的吃法是吃它的根，即藟头。住到宁波后，我也曾买过一次藟头叶，自己试着做藟叶炒洋芋，但不知是藟叶太老了，还是自己做得不得法，总归是一点也不好吃，只吃了几筷就倒掉了事。

藟头的主要吃法，是糖醋腌着吃。糖醋藟头，在宁波各处的菜场是很多的。我要吃藟头，过去一直是从菜场买现成腌熟的来吃，不像腌萝卜，什么时候想吃，什么时候就可自己腌了吃。但今年的初夏，妻姐带给我们好多的藟头，与藟头一同带来的，还有青菜、丝瓜、洋芋。那么多的藟头，一时让我束手无策。我就叫妻打电话问大姐藟头的腌法。妻拿着电话，听一句，同声鹦鹉学舌过来一句。于是我照着妻姐告诉的方法腌，腌成后一直放在冰箱里。什么时候想吃，什么时候拿，很是方便。我爱食酸，又爱泡饭，那一大罐藟头就成了我好长一段时间里佐餐的主力。

好的诗，好的文，是能让人读一辈子的。而好的菜，是能让人记一辈子、吃一辈子的。

总第5930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 配图 林达